

通鑑紀事本末

四







存讀書當置淨几之上不可於手中  
 翻錄仍須逐板輕拍若以指爪擊  
 之冊角必成痕摺書易損破近世  
 士大夫往往留意衣服器玩委曲  
 愛護至書籍則不然何倒置如此  
 右忠正德文集讀書訓節錄

樂 庖 抄 哄 齋 鞞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必  
 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  
 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  
 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  
 多為童幼婢妾所點汚風  
 雨貓鼠所毀傷實為累德  
 愚謂世有久假不歸者何  
 異盜跖又顏氏之罪人也



霍光廢立

漢武帝後元元年 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閑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二年春二月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

通鑑第四

五百十八

第廿

金日磾曰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牀下丁卯帝崩于五柞宮戊辰太子即皇帝位帝姊鄂邑公主共養省中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領尚書事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昭帝始元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 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光





然之

元鳳元年冬十月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光祿勳張安世自先帝時爲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安世故御史大夫湯之子也光又以杜延年有忠節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魯國眭弘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匹庶爲天子者枯樹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後有傳國之運當求賢人禪帝位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弘坐設妖言惑衆伏誅

元平元年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大將軍光與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

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示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乘七乘傳詔長安郎光又白皇后徙右將軍安世爲車騎將軍賀昌邑哀王之子也在國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賀游獵不止嘗游方輿不半日馳二百里中尉琅邪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搏銜馳騁不止口倦虛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虛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冬則爲風寒之所匿薄數以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銜楬之間哉休則俛仰屈伸以



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熾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王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情。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縱自若。郎中令山陽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無度。遂入見。王涕泣。鄰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

王知膠西王所以為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擬於桀紂也。得以為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常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王嘗見大白犬。頸以下似人冠。方山冠而無尾。以問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後又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嘆曰。不祥何為。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汗於庶人。以存難以



云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汗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不久妖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王終不改節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王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王吉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諫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母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緜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無以加也今帝崩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王至濟陽求長鳴雞道買積竹杖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至湖使者以讓相安樂安樂告龔遂遂入問王王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

屬吏以滌洒大王即梓善屬衛士長行法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且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葬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王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尊皇后曰皇太后壬申葬孝昭皇帝于平陵昌邑王既立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往往超擢拜官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龔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鬪虎豹召皮軒車九旒驅馳東西所為諄道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之



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毋  
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宜進先帝大臣子  
孫親近以爲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  
禍爲福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王不聽太僕丞河東張敞上書  
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  
唯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  
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衰而昌邑小輦先遷此過之大者也王  
不聽大將軍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  
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  
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  
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  
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魯國夏侯  
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

之王怒謂勝爲祿言縛以屬吏吏白霍光光不舉法光護安世  
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  
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  
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侍中傅嘉數進諫王亦縛嘉繫獄  
光安世既定議乃使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  
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  
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  
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  
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癸巳光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  
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  
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  
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  
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



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温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

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昧死言。皇太后陛下，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徻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教戲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召內泰壹宗廟樂人，悉奏衆樂，駕法駕，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鬪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



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  
奴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  
夜飲湛沔於酒獨夜設九賓温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  
廟祠未舉爲墨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  
嗣子阜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  
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  
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  
博士議皆曰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五辟之屬莫  
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由不孝出之  
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  
萬姓當發巨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  
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  
曰皇太后詔廢安得稱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

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  
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邨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  
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左右光涕泣而去  
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  
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  
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國除爲山陽郡昌邑羣臣  
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  
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以忠直數諫正  
得減死髡爲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  
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二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  
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  
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  
減死論霍光以羣臣奏書中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



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 初衛太子納魯國史良娣生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納涿郡王夫人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三男一女及諸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故廷尉監魯國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吉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涓城胡組淮陽郭徵卿今乳養曾孫置間燥處吉日再省視巫蠱事連歲不決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既而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曰

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雇組今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晉夫白吉曰食皇孫無詔今時吉得食米肉月以給皇曾孫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以付之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爲右將軍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子女事於是賀止時暴室晉夫許廣漢有女賀乃置酒請廣漢酒酣爲言曾孫體近下乃關內侯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姬聞之怒廣漢重令人爲介遂與曾孫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濩中翁高材



好學然亦好游俠鬪雞走馬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丙吉奏記光曰方今社稷宗廟群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切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大將軍詳斯大義參以耆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則天下幸甚杜延年亦知曾孫病已德美勸光安世立焉是年秋七月光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之後奉承祖宗藩子萬姓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至曾孫病已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軫獵車迎曾孫病已就齋

通鑑卷四

九

宗正宗府庚申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羣臣奏上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憚之

初許廣漢女適皇曾孫一歲生子奭數月曾孫立爲帝許氏爲婕妤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爲皇后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許氏



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矣此二冊羌人致敢為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芟藁調度甚廣難久不解徭役不息恐生它變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豐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林木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陁以西道橋七十所今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

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使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眾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



封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車騎將軍富平侯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賜爵關內侯八人 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為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

三年春正月癸亥恭哀許皇后崩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計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庭戶衛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為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字謂衍曰少夫幸報我以事我亦欲報少夫可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

者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成君即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父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齋入長安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滿崩衍出過見顯相勞問亦未敢重謝衍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

四年春三月乙卯立霍光女為皇后輦駕侍從益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



地節二年春霍光病篤車駕自臨問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去病祀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三月庚午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中二千石治冢賜梓官葬具皆如乘輿制度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下詔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國家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宜以車騎將軍安世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以其子延壽為光祿勳上亦欲用之夏四月戊申以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昌成君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執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

三年夏四月戊申立子奭為皇太子以丙吉為太傅太中大夫疏廣為少傅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又封霍光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侯霍顯聞立太子怒恚不食歐血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霍氏驕侈縱橫太夫人顯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網馮黃金塗亭架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遊戲第中與監奴馮子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觀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



園獵黃山苑中使倉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旣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閒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乃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出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爲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爲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戊戌更以張安世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以霍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爲散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四年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灋令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我家昆弟驕恣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又聞民間謔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禹山雲禹山雲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雲舅李竟所善張敖



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父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趙衰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聞者輔臣頡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

宜賜八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定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禹山等家數有妖怪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會事發覺秋七月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太僕杜延年以霍氏舊人亦坐免官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乙丑詔



封告霍氏反謀者男子張章期門董忠左曹楊惲侍中金安上  
史高皆爲列侯惲丞相敞子安上車騎將軍日磾弟子高史良  
姊兄子也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  
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  
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  
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  
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  
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  
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  
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  
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  
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  
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

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  
之敗往事旣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  
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爲郎帝初立謁  
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  
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  
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  
館乃自殺 班固贊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  
家安社稷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  
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  
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臣光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  
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以孝昭之明  
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况孝宣十九即位聰明



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鄉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疊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鬪椒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爲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勲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唯類孝宣亦少恩哉

### 趙充國破羌

漢宣帝元康四年 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地及帝即位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

通鑑第四

十五

五百六十一

楊昌

以聞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郡縣不能禁旣而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趙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今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使羌居之間者匈奴困於西方疑其更遣使至羌中與相結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執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卑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

神爵元年三月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



桀黠者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怨怒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亶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其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义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乃大發兵詣金城夏四月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

六月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度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度度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度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陜中無虜夜引兵上至落

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陜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壹鬪而死可得邪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質充國以為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灋者能相捕斬除罪仍以功大小賜錢有差支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時上已發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虚勢不可久若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



之冊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耐冬不如以七月上旬  
齎三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雖不能  
盡誅但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  
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今議之充國以為一馬自負三十日  
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  
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  
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為可  
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先零首為畔逆它種  
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  
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  
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  
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  
中許延壽為彊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

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護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  
萬餘之眾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  
食多臧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將軍不  
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敵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  
軍武賢等將兵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勿復有疑充  
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使人諭罕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  
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楊玉阻石山木候便為寇罕羌未有所犯乃置先  
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膏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  
聞兵瀆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  
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  
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政  
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



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寔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戊申充國上奏秋七月甲寅壘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父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道阨陜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

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語未卒壘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破羌彊弩將軍詣屯所以十二月與充國合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壘書充國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今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



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矣此二冊羌人致敢為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芟藁調度甚廣難久不解徭役不息恐生它變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林木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陜以西道橋七十所今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

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使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法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眾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



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瘞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掎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復更發也臣愚以爲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



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破羌彊弩將軍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彊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二年夏五月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饑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多斬首生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

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為後灋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揚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澤二人為帥衆王餘皆為侯為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酌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辛武賢深恨充國上書告中郎將卬泄省中語下吏自殺

匈奴歸漢

漢昭帝始元二年 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



馬畜孕重墮殞罷極苦之常有欲和親意未能得狐鹿孤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母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乃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是歲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頡渠闕氏謀匿其喪矯單于令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鞬單于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率其眾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寃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不復肯會龍城匈奴始衰

六年春二月壺衍鞬單于立母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蘇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私見漢使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

通鑑第四

二十二

五百廿七

楊永

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乃歸武及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

天漢元年

蘇武使匈奴事  
見武帝伐匈奴

元鳳元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為道擊之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

二年匈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水今可度以備犇走欲求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三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



後無幾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義渠王射殺犁汗王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犁汗王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 初冒頓破東胡東胡餘衆散保烏相及鮮卑山為二族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相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置護烏相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衆漸彊遂反先是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殺略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逢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相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相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為烏相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

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相烏相時新中匈奴兵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相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復出兵 宣帝本始二年昭帝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與車師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擊匈奴會昭帝崩上遣光祿大夫常惠使烏孫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先是匈奴數侵漢邊漢亦欲討之秋大發兵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三



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期以出塞各二千餘里以常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三年春正月戊辰五將軍發長安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歐畜產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夏五月軍罷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侯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貳斬首捕虜百餘級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即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爲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餘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

不進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爲侍御史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與校尉常惠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佗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上以五將皆無功獨惠奉使克獲封惠爲長羅侯然匈奴民衆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

冬匈奴單于自將數萬

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爲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滋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地節二年匈奴壺衍鞬單于死弟左賢王立爲虛閭權渠單于



以右大將女爲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顓渠閼氏顓渠閼氏  
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漢以匈奴不能爲邊寇罷塞外諸城以  
休百姓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  
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乃自請  
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行未到會三騎亡  
降漢言匈奴欲爲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  
軍監治衆等四人將五千騎分三隊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  
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匈奴饑人  
民畜產死什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  
西噶居左地者其君長以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  
殺傷甚衆遂南降漢

三年昭帝時匈奴使四千騎田車師及五將軍擊匈奴車師田  
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爲質軍宿

通鑑第四

二十五

六百四

徐孝

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爲太子  
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是歲  
侍郎會稽鄭吉與校尉司馬熹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發城  
郭諸國兵萬餘人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破之車師  
王請降匈奴發兵攻車師吉熹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熹  
即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  
奴兵復至而見殺也迺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傳送長安  
匈奴更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爲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  
故地而鄭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往田車師地以實之

元康二年匈奴大臣皆以爲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  
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  
渠犂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爲匈奴所圍吉上言車師去渠犂千  
餘里漢兵在渠犂者少執不能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後將軍趙



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菜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

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止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犂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爲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

神爵二年九月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欲入邊爲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爲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乃使題王都犂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虛閭權渠單于始立而黜顓渠闕氏顓渠闕氏即與右賢王屠耆堂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闕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用事貴人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顓渠闕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



奇謀立右賢王為握衍胸鞬單于握衍胸鞬單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胸鞬單于立凶惡殺刑未央等而任用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獬既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禪幕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其衆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衆居右地日逐王先賢揮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胸鞬單于有隙即率其衆欲降漢使人至渠犂與騎都尉鄭吉相聞吉發渠犂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封吉為安遠侯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

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匈奴益弱不敢爭西域僮僕都尉由此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二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不可者誅伐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握衍胸鞬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

三年匈奴單于又殺先賢揮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奧韃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韃王留庭奧韃貴人共立故奧韃王子為王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

四年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來朝 匈奴握衍胸鞬單于暴虐好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讓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會烏相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至姑且水北未戰



在行胸鞬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汗我握行胸鞬單于志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瞽樓頭為右谷蠡王留居單于庭

五鳳元年秋匈奴屠耆單于使先賢揮兄右奧鞬王與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為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

為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為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兵西南留闐敦地漢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賤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犇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



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二年秋八月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督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冬十一月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累烏厲温敦皆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温敦為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自立為閏振單于在西邊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

三年六月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四年春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以邊塞亡寇滅戍卒

什二

夏四月匈奴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

支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兵敗走郅支都單于庭

甘露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鬪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彊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里辱先單于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彊弱有時今漢方威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彊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



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  
二年冬十二月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三年  
正月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  
先諸夏而後夷狄匈奴單于朝賀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  
下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  
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  
羈縻之誼謙耳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  
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窺鼠伏闕於朝享不爲畔臣萬世之長策  
也天子采之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蕃朝正朔朕之不德不能  
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荀悅論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  
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執然也詩云  
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

辭讓號今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王  
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  
詔遣車騎都尉韓昌迎單于發所過七郡二千騎爲陳道上  
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  
冠帶衣裳黃金璽綬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棨戟十安  
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  
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  
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左  
右當戶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  
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  
賜單于觀以珍寶二月遣單于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幕南光  
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  
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



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輕漢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灑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四年冬十月匈奴呼韓邪郅支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焉

黃龍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始郅支單于以爲呼韓邪兵弱降漢不能復自還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

通鑑第四

三十一

五十五

宋昌

數千人自立爲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郅支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殺其使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覺其謀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因北擊烏揭堅昆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

元帝初元元年秋九月匈奴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之

五年匈奴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恐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乃始等遣使奉獻因求侍子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東海斥衡以爲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旣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



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使  
議者見前江乃始無應敵之數智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爲臣  
憂臣幸得建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  
禽獸心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  
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上許焉旣至郅  
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疆恐見襲擊欲  
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與諸翁侯計以爲匈奴大國烏  
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  
孫以立之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  
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郅支人衆中寒  
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子  
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  
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毆畜產去烏孫不敢追西邊空  
虛不居者五千里

永光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  
自衛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久之單于竟北歸庭  
民衆稍稍歸之其國遂定

建昭三年冬使西域都護騎都尉北地甘延壽副校尉山陽陳  
湯共誅斬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  
尊重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  
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乃已又遣  
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  
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  
歸計疆漢遣子入侍其驕慢如此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  
喜竒功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  
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



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  
數取勝又畜之必為西域患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疆弩之  
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  
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  
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  
不聽會其父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戍已校尉屯田  
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劔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  
賢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  
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  
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  
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  
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毆畜產甚多從後與  
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

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  
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間呼其貴人屠墨  
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  
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閼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  
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  
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院願歸計  
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閼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  
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不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  
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  
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  
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  
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詈元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  
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



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關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墻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後仰射城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闕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臯諸夫人頗死單于乃下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圍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于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

四年春正月郅支首至京師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疆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疆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梟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丞相匡衡等以為方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詔縣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

五年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  
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  
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  
民天子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  
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  
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  
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  
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  
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  
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  
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  
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  
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外

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塗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  
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  
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  
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  
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  
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乘  
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  
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  
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  
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  
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  
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  
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



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侯望單于自以  
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  
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  
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嘉口諭單于曰單于  
上書願罷北塞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  
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  
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  
德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罷  
故使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  
厚初左伊秩訾爲呼韓邪畫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  
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呼韓邪疑之伊秩訾懼誅將其衆千餘人  
降漢漢以爲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其王印綬及呼韓邪來  
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爲我計甚厚今匈奴至今安寧王之

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皆我過也今欲白  
天子請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  
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旣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  
也願爲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單于  
號王昭君爲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 初  
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甘延壽延壽不取及破郅支還丞相  
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延壽等陳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  
多不灋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  
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  
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  
酒食以過軍旣至論功石顯斥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  
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  
爲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故宗



正劉尚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  
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  
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  
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歛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  
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  
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  
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  
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  
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  
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  
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  
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遷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  
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

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  
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  
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相前有尊  
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貳師將軍李  
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  
匹雖斬宛王母寡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  
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  
康居之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  
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  
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遂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  
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相貳師近事之功則  
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  
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



罪勿治令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為宜如軍漢捕斬單于令斥衡石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夏四月戊辰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

成帝建始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嬖左伊秩訾兄女二人長女顓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為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曰且麋胥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亡閼氏子十餘人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鬪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

通鑑第四

三十八

卷七

劉順

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顓渠閼氏計立雕陶莫臯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臯立為復株累若鞮單于復株累若鞮單于以且麋胥為左賢王且莫車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累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為須卜居次小女為當于居次四年上即位之初丞相斥衡復奏射聲校尉陳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并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



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阮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

河平元年匈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二年春伊邪莫演罷歸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

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元延元年匈奴搜諧單于將入朝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爲車牙若鞮單于以囊知牙斯爲左賢王

綏和元年秋八月匈奴車牙單于死弟囊知牙斯立爲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弟樂爲左賢王與爲右賢王漢遣



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或說王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木箭竿鷲羽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爲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爲有不得傷命損威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割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其報必大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爲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此溫偶駱王所居地也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溫偶駱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爲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

從單于求地漢當死更大赦二今徙藩爲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哀帝建平四年秋八月匈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



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犇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

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居大宛之城蹈烏相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縣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



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兵革不用而憂患不生不然豈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輟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上許之

恭顯用事

漢宣帝黃龍元年三月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宮癸巳太子即皇帝位元帝初元元年三月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產弟子中常侍許嘉為平恩侯

二年樂陵侯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為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斥正上甚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灑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瀆



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爲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昊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阜設齒而已矣如將軍與周召之遺業親日昊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奉萬分之一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

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待詔華龍行汗穢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今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旣下九卿大夫獄宜因使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夏四月詔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諫大夫弘恭石顯



白皆以為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及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等不為三獨夫動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訐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顯等封詔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

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魯國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曩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動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帝之世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譖愬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為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



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是歲弘恭病死  
石顯為中書令  
三年上復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大見信任

永光元年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  
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於朝則萬物  
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  
相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  
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  
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轂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並進章交  
公車入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所以  
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  
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  
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來六年矣  
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由讒  
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  
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矣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  
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  
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  
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  
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  
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  
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官於秦定公始皇賢季  
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  
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



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言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傅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覽否泰之卦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濼原秦魯之所

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是歲夏寒日青無光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寢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為當誅故臣前書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司隸校尉琅邪諸葛豐始以特立剛直著名於朝數侵犯貴戚在位多言其短後坐春夏繫治人徒



城門校尉豐於是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灑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已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又曰豐言堪猛自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臣光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為朝廷進善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為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為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絀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

通鑑第四

四七

六百

陸通

石顯以故不得官稀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今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尹京兆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復短石顯與曰顯方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稱譽其美以為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人共為薦興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奏興捐之懷詐偽更相薦譽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棄市興鬣鉗為城旦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況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四年夏六月戊寅晦日有食之上於是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中書令



石顯堯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曾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建昭二年六月東郡京房學易於梁人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孝廉為郎上䟽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灑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

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今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相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賢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墮夏霜冬雷春凋秋榮墮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



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改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

臣光曰人君之德不明則臣下雖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觀京房之所以曉孝元可謂明白切至矣而終不能寤悲夫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又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孝元之謂矣 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灋臣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帝於是以前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灋治郡房自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爲大臣所非與石顯等有隙不欲遠離左右乃上封事曰臣出之後恐爲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已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王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秋房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灋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曰臣前白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爲刺史又



當奏事故復云爲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爲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乃蒙氣所以不解太陽無色者也臣去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母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銜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傾巧無行多從王求金錢欲爲王求入朝博從京房學以女妻房房每朝見退輒爲博道其語博因記房所說密語令房爲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王以爲信驗石顯知之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誑誤諸侯王皆下獄棄市妻子徙邊鄭弘坐與房善免爲庶人 御史中丞陳咸數毀石顯久之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漏泄省中語石顯微伺知之與雲皆下獄髡爲城旦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

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間己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任天下之怨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己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己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爲不妬諸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 荀



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真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真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後脩之故衆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竟寧元年 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脩敕宜侍幄帷天子召見欲以爲侍中遂請閒言事上聞遂言顯顯權大怒罷遂歸郎官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遂兄大鴻臚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因謂羣臣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比三月丙寅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爲御史大夫

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

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

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顯遷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旣失倚離權於是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死諸所交結以顯爲官者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鴈門都尉司隸校尉涿郡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顯等顯權擅執大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



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為高陵令然羣下多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

### 成帝淫荒

元帝竟寧元年六月乙未成帝即皇帝位 秋七月丞相衡上疏曰臣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古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也願陛下詳覽得失感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成帝建始二年

上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

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大將軍武庫令杜欽說王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

通鑑卷四

三三五百十九

陳光

后妃有貞淑之行則後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閒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母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大灋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為寒心唯將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鳳不能自立灋度循故事而已鳳素重欽故置之莫府國家政謀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裨正闕失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 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杜欽及太常丞



谷永上對皆以為後宮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  
河平元年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詔公卿百僚陳過失無有  
所諱大赦天下光祿大夫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  
日同孝昭其占恐害繼嗣是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中  
外皆憂上無繼嗣故杜欽谷永及向所對皆及之上於是減省  
椒房掖廷用度服御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  
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皇后上疏自陳以為時世異制長短  
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  
豈相放哉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設妾欲  
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  
矣此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  
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  
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芽所以  
約制妾者恐夫人理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谷永劉向所言  
災異咎驗皆在後宮之意以報之且曰吏拘於灋亦安足過蓋  
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  
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  
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灋  
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孝文皇帝朕之師也  
皇太后皇后成灋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  
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秉德謙約為右垂則列妾使有灋焉  
鴻嘉元年二月上始為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如十餘人或乘小  
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甘泉長楊五柞鬪雞走馬  
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張安世四世孫放也放父臨尚  
敬武公主生放放為侍中中郎將娶許皇后女弟當時寵幸無  
故假稱之



二年春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歷階登堂而雉後  
雉又集大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  
承明殿屋上車騎將軍王音待詔寵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  
應謹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經  
載高宗雉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  
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萬衆睢睢驚怪連日徑歷三公  
之府大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  
備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鼂閔詔音曰聞  
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音復對曰陛下安  
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譖之計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  
諛甚衆不待臣音復譖而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  
令陛下覺寤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灋臣音當先誅  
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

通鑑卷第

卷第

第

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  
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  
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  
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謀於賢智克已復禮以  
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

三年 初許皇后與班婕妤皆有寵於上上嘗遊後庭欲與婕  
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  
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  
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班婕妤進侍者李平得幸亦  
為婕妤賜姓曰衛其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  
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醜粹左右見之皆嘖嘖嗟  
賞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  
矣姊弟俱為婕妤貴傾後宮許皇后班婕妤皆失寵於是趙飛



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冬十一月甲寅許后廢處昭臺宮后姊謁等皆誅死親屬歸故郡考問班婕妤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婕妤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

永始元年春正月上欲立趙婕妤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通語東宮歲餘乃得太后指許之夏四月乙亥上先封婕妤父臨為成陽侯諫大夫河閒劉輔上書言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虜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窳窳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

通鑑第四

卷五十一

漢書

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人婢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不敢不盡死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琅邪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月之間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穰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



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丞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  
精銳銷與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臣  
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乃徙繫輔共工獄減死罪一  
等論爲鬼薪 夏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大赦天下皇后  
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  
殿上髹漆切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  
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趙后居別館多通侍郎  
宮奴多子者昭儀嘗謂帝曰妾姊性剛有如爲人木上陷則趙氏  
無種矣因泣下悽惻帝信之有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由是后  
公爲淫恣無敢言者然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爲王教由內  
及外自近者始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  
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  
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灋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

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

二年谷未爲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上使尚書問未受  
所欲言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  
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  
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  
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  
自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  
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羣臣之上願社  
稷之長福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  
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  
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  
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  
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建始河平



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  
後起什倍于前廢先帝儉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  
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  
大爲亂阱榜箠瘠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  
白罪建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生  
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旣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  
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  
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慆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  
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  
流酒媠媠溷殺無別黽勉遁樂晝夜在路典門左奉宿衛之臣  
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  
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  
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  
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役百乾谿費擬驪山靡敞天  
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愁恨感天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餓  
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  
匱無以相救詩云邦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  
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  
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灋度或以中  
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  
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以多矣爲人後  
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  
於陛下陛下誠肯昭然遠寤專心反道舊愆畢改新德旣章則  
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  
唯陛下留神反覆孰省臣言帝性寬好文辭而溺於燕樂皆皇  
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



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  
答禮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摛永令發去上使侍御史  
收永敕過交道廢者勿追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 上  
嘗與張放及趙李諸侍中共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  
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光祿  
大夫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伯曰紂為無道至於是虜  
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  
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  
以告去也式號式諱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  
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  
憚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後上  
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閒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  
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上諸舅

聞之以風丞相御史求放過失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  
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拒閉使者賊傷無辜從者支屬並秉權  
勢為暴虐請免放就國上不得已左遷放為北地都尉其後比  
年數有災變故放久不得還璽書勞問不絕敬武公主有疾詔  
徵放歸第視母疾數月主有瘳後復出放為河東都尉上雖愛  
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

元延元年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上以災變博謀羣臣北地太  
守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五徵時序百姓壽考  
符瑞並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咎徵著郵妖孽並見饑饉荐  
臻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此天地之常經百  
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  
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十七之節紀遭  
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阨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



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內則為深宮  
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  
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  
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  
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不致愼  
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媮黷燕  
飲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朝  
覲灑駕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  
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  
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傳曰飢而不損  
茲謂泰厥咎亡比年郡國傷於水災禾麥不收宜損常稅之時  
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市怨趨禍之道也臣願  
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奢泰之費流恩廣施振贍困乏救勸

耕桑以慰綏元元之心諸夏之亂庶幾可息中壘校尉劉向上  
書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玆王紂  
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  
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今連三年比  
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閒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  
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  
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去  
就豈不昭昭然哉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  
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懇懇數奸死亡之誅天文  
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  
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十二月北地都尉張放  
到官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  
反復來其能默辱上謝曰請今奉詔上於是出放為天水屬國



都尉引少府許商光祿勳師丹為光祿大夫班伯為水衡都尉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脩經書之業太后甚悅

綏和二年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宮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日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平善鄉晨傅綉鞮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書漏上十刻而崩民間謹譁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班彪贊曰臣姑充後宮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權言之可為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 河決之患

漢元帝永光五年 初武帝既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

為屯氏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限塞也是

歲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武帝元封二年上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決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宮

成帝建始四年夏四月大雨水十餘日河決東郡金隄先是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闕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九河故迹今既滅難明屯氏河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遣博士許商行視以為方用度



不足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對方略疏闕上切責其不憂職自殺遣大司農非調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

河平元年春杜欽薦犍為王延世於王鳳使塞決河鳳以延世為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三月詔以延世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二年秋八月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與丞相史楊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同作治六月乃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為著外繇六月

鴻嘉四年秋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平陵李尋等奏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執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朝臣數言百姓可哀上遣使者處業振贍之

綏和二年九月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奏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汗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



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宜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宮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民居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至魏郡昭陽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閒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葺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

擊龍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灋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灋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早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奏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



校尉平陵關並言河使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  
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  
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  
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而已御史  
臨淮韓牧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  
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  
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  
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  
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  
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空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  
東北入海乃無水災司空掾沛國相譚典其議為甄豐言凡此  
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  
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縣官  
而為之作刀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時莽但崇空語無  
施行者

通鑑易四

六十三

五百五十一

陳建

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  
為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堤塞

明帝永平十二年 初平帝時河汴使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  
武欲修之後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其後  
汴渠東侵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怕興佗役不先  
民急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夏四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  
與將作謁者王吳脩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  
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泗注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  
以百億計焉

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四









